

潮汕女孩“小小”： 在镜头外控场，在生活里争渡

羊城晚报记者 张晗



生活中的林小小 羊城晚报记者 党学为 摄



林小小正在直播间工作 受访者供图

羊城晚报

A5

漫读周末

· 人世間

2026年1月24日
星期六

责编 潘玮倩
美编 张江
校对 黄文波

“321上链接”“是的没错”“好好看哦”……这些话，林小小几乎是条件反射般说出。

深圳南山区写字楼里，她坐在女装直播间中控位上，开播前一检查链接、尺码和库存。主播一开口，她的声音也跟着进入节奏，只是始终留在镜头之外。12个小时后，她会从这个位置起身，下播，结算，拿到1350元。

这是她再熟悉不过的一天。

中控是一份坐着完成的工作，却全程无法放松。她要同时盯着在线人数的波动、公屏评论的节奏、后台转化的数据曲线，还要不断捕捉主播的状态，及时补位、切链接、提醒转品、压库存……这些判断几乎都发生在几秒钟之内。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，腰和肩膀总会发酸，可注意力始终绷得很紧。

离家出来打工到现在，林小小一直有记录日期的习惯，今天是第7年6个月25天。

七年沉默奔跑，一夜爆红

2025年3月，一条3分钟左右的“沉浸式”面试视频令林小小意外走红，共获得超1亿次观看，250多万点赞，上过5次热搜。视频里，面对招聘方，她表

达干脆利落，把工作拆解得一清二楚，还现场演示了一段带货口播。当对方开出8000元试用期底薪，她直言达不到预期，希望转正后再涨一千元。

在评论区，有人把它当作“打工爽文”，也有人在她身上投射对直播行业的想象。初中学历、00后、潮汕女孩、直播中控、月入过万……这些标签在极短时间内被不断拼接，形成一种极具传播性的叙事。

但对林小小来说，流量并没有改变她的生活节奏。视频爆火的时候，她正处在工作断档期，一边接兼职中控，一边继续在招聘软件上投简历。最终，她拒绝了那份底薪9500元的工作，理由很实在：“因为要带新账号从零起步，不确定性太高。”

在直播电商行业，中控是一个很少被看见的位置。流量和评价大多集中在台前，但真正支撑一场直播稳定运行的，还包括中控、助播、副播、运营、客服、摄像等一系列岗位。

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董晨宇在一次调研中接触过林小小，他曾亲身体会过中控的工作。他后来在分析中提到，中控是一种高度依赖即时判断的体力、脑力劳动，在信息密集、节奏极快的环境中同时处理多重任务。在他的研究中，有一条基础认知：直播电商并不是

一个遍地布满“一夜暴富”奇迹的行业，真正构成这个行业底座的是数量庞大的后台劳动者。

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研究院2025年发布的《直播电商高质量发展报告(2024)》显示，中国直播电商市场规模约为5.8万亿元，职业主播数量达3880万人。直播电商GMV(Gross Merchandise Volume, 商品交易总额)每增加一亿元，可以带动就业岗位增长约1200人。在深圳南山区，写字楼的格子间里堆满货品，无数年轻人盯着屏幕后跃动的数字，怀揣着“再往前走一点”的期待。林小小只是这庞大群体中的一员。

那些年淋过的雨

2002年，她出生在深圳，是家中最小的女孩，周围人都叫她“小小”。从记事起，她和姐姐就留在揭阳老家，由爷爷奶奶照看。小时候，大人来去匆匆，她既期待又害怕团聚。

初中时，她是体育特长生，主练短跑，50米最好成绩是7秒34。中考结束那年，她的分数够得上高中，她却觉得自己“是时候该帮家里赚钱了”。于是，她坐着亲戚的摩托车去镇上搭大

巴，全身被大雨淋透，大巴冷气吹得她晕车呕吐，她一边哭一边想：“只要足够努力，就能赚到钱，生活总会慢慢好起来的。”

“宁可睡地板，也要当老板”，这是潮汕人对赚钱的“执念”。她背着行李，也背着对未来的想象，在广州亲戚的化妆品公司安顿下来。最早做线上客服时，她不会打字，屡屡出错，和大姐两人对着流泪。怕被瞧不起，她拼命学，拼命干，花两个月练会盲打，每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11点，除了回复咨询，还要打包货品，深夜再挤回宿舍。

2020年初，公司赶直播风口，她被推进直播间卖化妆品。“没有培训、没有脚本，全靠当客服时积累的产品知识摸索”，最早直播间里只有几个人在线，她坐在镜头前一个人自导自演：用小号在公屏提问，再自己回答；对着空气问“还有多少库存”；或者在屏幕外假装有人提问，再顺势接话。

直播间慢慢有了起色。卖爆品时，在线人数最高达到几千，销售额能冲到一百多万元，可她的薪资始终在3000多元徘徊，最高拿到过4200元，她播到声嘶力竭、喉咙长息肉，医生建议停工，老板舍不得流量，夜里打电话叫她顶班。

身边不断有人提醒她“外面找工作的大学生遍地都是，你一个初中学历，有份工作就不错了”，新来实习的大学生工资也超过了她。她信了，不敢轻易离开。

至亲和好友的接连离世，让林小小备受打击，“我不能再这样消耗自己，这么拼下去到底是为了什么？”她拉着行李箱来到深圳，“就算做服务员，靠双手双脚赚钱养活自己。”

当风口遇见“硬实力”

她做了各种打算，却没料到，自己抓住了直播电商的风口，并且把风口变成了自己的舞台。

凭借多年客服和直播积累的经验，她顺利入职一家公司做直播中控，第一个月就拿到了8000多元工资。她坚信自己是块金子，对中控的工作有种近乎本能的适应力。她能预判主播的下一句话和下一个动作，什么时候该“321上链接”，什么时候该接话补充，在操作电脑的同时，注意力始终挂在主播身上，手脑协调，随时调整。

“到了外面，才感受到自己的价值被看见了，会有人夸我做得真棒。”这份认可让她更加拼命，除了中控本职，还

主动学剪辑、拍摄、剪辑，主播换衣服时她能立刻顶位讲品，老板需要的素材她能连夜赶制。

那时，每天下了班，她会再去跑外卖。初跑单时，她在一个高档小区里迷路，被客户在电话里责备，之后一个月，她几乎专门只接那个小区的单。“记住每一栋楼的位置、路线，我偏要把这片都跑熟。”电动车在楼栋之间穿行时，她也会忍不住想象自己什么时候能住进这样的房子。

和林小小长期合作的主播敏敏最清楚她的这份不易，“小小看着年纪小，胆子却不小。遇到突发情况不怯场，有流量感知，能配合主播稳住每一场直播，是一个值得托付的后台角色”。

直播电商并不是一个承诺长期稳定回报的行业，而是一种高度消耗注意力和情绪的劳动形态。董晨宇认为，行业中大部分人更像是在从事一项蓝领工作，一场直播中相同的问题往往要反复回答，从而形成经验，但这种经验也伴随着长期的压力。林小小说，自己和同行们在睡觉的时候，脑子里也在背产品说明、背话术，想着链接顺序，直播间的节奏会追进梦里。

她发现，直播电商行业更看重实操经验，“能不能控住流量、配合主播、解决突发状况，这些比学历重要得多。”当然，学历偏见从未完全消失。有面试官因她是初中学历而压价，“换作以前，我或许会妥协，但现在我会告诉对方，我的能力配得上这份薪资。”这份底气，是无数个日夜练话术、顶着压力控场、拼命积累经验换来的。

在家人眼里，她是“懂事又倔强”的好孩子，用自己赚的钱给奶奶买助听器，给妈妈换新手机；在粉丝眼里，她是过生日会请大家吃饭的好姐妹；在主播敏敏眼里，她是“最靠谱最令人心安的好搭档”……她清楚自己能突破学历限制，是刚好赶上了直播电商的风口，“这个行业给了我更好的生活和收入，如果没有这个行业，我可能会进厂打工，或者早早嫁人”。

如今，林小小以做兼职中控为主，每周10小时左右，每周至少3场，时薪属于业内中等以上薪资水平。被问及做兼职是否会更焦虑，小小笑道：“我会努力去挣，找到任何一个能赚钱的工作。”但至少现在，她坐在镜头外，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

这个从潮汕农村走出的女孩，在夜色中骑着车回住处去，在直播电商行业的浪潮里，她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闯出一条路。她不是爽文里的主角，只是一个在直播间里，努力向上的人。

危一：全网刷屏作文“炸”出来的“好姨夫”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王隽杰 图/受访者提供

2026年刚开年，深圳网友危一在视频里朗读12岁外甥女佳佳的作文《我的第二个爸爸》，真挚的字句迅速在网络刷屏。作文写的是一个孩子被厄运用出生活的轨道后，又被亲情稳稳接住的故事：因家庭变故，佳佳被姨父姨妈接到深圳，从山东一路来到新的城市、新的家，重新学着把日子过下去。

许多网友在屏幕前读着读着就红了眼眶——不是因为跌宕起伏的情节，而是因为那份不加修饰的真实与浓烈。

近日，羊城晚报记者联系到危一，听他讲述这篇走红作文背后，一家人平淡却温暖的生活细节。

34岁的危一原籍山东，在深圳工作生活。2024年，佳佳11岁时，父亲因肝癌去世，母亲身有残疾无力照顾，姥爷也已不在。家里能依靠的人，几乎

被命运一一带走。正如佳佳在作文里写的那样：“我就像棵没了根的小草，孤零零地在风里晃，不知道往后的日子该怎么办。”

对于危一来说，摆在面前的不是选择题，而是必答题。“顶梁柱倒了，孩子还小，总得有人接住她。”

2024年暑假，他和妻子先把佳佳接到深圳，让她提前适应；之后又在深圳和老家之间来回奔走，办理手续，最终取得佳佳监护权，办妥转学，从此在一起生活。危一介绍，目前佳佳母亲暂由老家养老院照护，未来如何安排，还要继续想办法。

微小的细节比宽泛的叙述更扎心：在老家时，由于无人照料，佳佳早上常常吃不上饭，只有中午能在学校吃一顿饱饭，而来到深圳不到两个月，佳佳的体重就从65斤涨到了最高80斤。

12岁的佳佳的作文第一句就是，“爸爸去年被肝癌带走了……”，小小年纪就要面对如此残酷的命运，读之令人神伤。但好在生活总有转机，小姨和姨父在她最无助的时候伸出手来，给了她无私的关爱和呵护。这不是一个新鲜故事，但非常动人，因为有爱在其中。

在采访过程中，许多细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危一提到佳佳给他的1300多元中包括父亲临走前留给他的几百元，这个细节像一块小石头，落在我的心里，激起涟漪。佳佳才12岁，

佳佳性格内敛，到了新环境不善表达，危一就一点点帮她把底气攒起来：“该干什么干什么，我和小姨是你坚强的后盾。”慢慢地，佳佳更活泼了，和同学相处也更融洽了。她把说不出的感谢，都藏进了作文里。危一无意中读到这篇作文，内心感慨万千。

危一向记者介绍，最近他辞职不久，待业在家，平时没什么收入，佳佳将自己存钱罐里的1300多元给了他，他也没有多想，只觉得是孩子的心意。在读到作文中“可最近姨父不上班了，我看他经常皱眉头，半夜上厕所还发现他在沙发上睡着了，电脑还亮着。我不想他那么辛苦，那么累，这几年攒的全部零花钱都在存钱罐里，明天我想送给他，不想他那么累”这一段时，他才感受到，这些钱沉甸甸的。

“农村孩子攒点钱很不容易，这里她已经试着给出了自己能给的所有，去体谅大人、分担忧愁。”

另一个动人之处则是，佳佳来到深圳不到两个月，体重就从65斤涨到80斤——从吃不饱到能安心吃饭，从提心吊胆到有人托底，身体先感受到安全，心才慢慢有地方安放。

在讲述时，危一的语气很平静。他说把孩子接到深圳不是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，只是觉得该有人照顾她，“摆在我面前的，不是一道选择题，而是必答题”。

这句话听起来轻巧，在现实里却

面还有几百元是她爸爸临走时塞给她的，佳佳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。”危一说。

视频在网络走红后，危一感觉被流量“砸蒙了”，消息多到回不过来，也有许多网友私信表示关心，还有不少人转账资助，他都一一谢绝了。

危一说，发视频到网上本就是无心之举，没有预料会有这么大的关注度，他希望这件事能让佳佳建立起更大的自信，因为“有那么多人都在关心你，鼓励你”。

正如网友所言，“比血缘更珍贵的是感情”。危一用温暖关怀让佳佳认为他是自己“生命中第二个爸爸”，感恩的佳佳，也用自己的行动回应了这份真情。危一表示，他也给佳佳写了一些心里话送给她。他希望佳佳只管大胆地去读书、去追梦、去看这个世界。

很重：它意味着反复奔波、繁琐手续、长期抚养，更意味着把一个孩子的未来真正揽到自己肩上。很多时候，说一句“别怕”不难，难的是用漫长的时光去兑现这个承诺，而危一正在一点点把它做到。

网络上有很多热闹感动，但这家人的故事更像一盏小灯，散发令人安心的光亮。亲情不来自血缘，也来自选择。一个孩子最需要的，往往不是轰轰烈烈的帮助，而是有人愿意长期站在他身后。愿往后每一天，佳佳心底里都有踏实与温暖。



佳佳和危一



佳佳和危一在打篮球

记者手记

爱是承担

有本版新闻线索
请扫码加群爆料

